

《张荫桓日记》订正一则

张松智

内容提要 任青、马忠文整理的《张荫桓日记》为学界所称誉,然而其甲午年七月份的日记存在疑点,当是七、八两月日记的合成。由于判断失误,整理者将部分内容当成七月的内容并错误改动干支,这一点应当予以订正。

关键词 《张荫桓日记》 《翁同龢日记》 文献整理

任青、马忠文整理的《张荫桓日记》(以下简称《日记》)2004年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,此书不仅对张荫桓日记的各种稿本、刊本收罗齐全,而且整理细密,出版后受到学界好评。孔祥吉先生曾评价道:“此书不但是国内所刊行的《张荫桓日记》内容最为齐全的版本,而且加工精细,标点准确,为我们研究张荫桓生平事略,提供了极为难得的第一手资料,堪称是近年所出清人日记之精品。”^①然而,笔者在研读该日记时,却发现整理者在判读部分日记原稿时间时出现了一些误差,导致部分日记日期发生错乱。这也许是智者偶失,然事关文献的可靠性,故不嫌烦琐,略作订正。

按,《日记》第483页至第489页的“初四日戊寅”至“二十五日己亥”18天(中间有残缺)的日记,被确定为甲午年七月的日记。值得注意的是,整理者还对其中17天日记原来的干支都做了改动,如初四日原干支为“戊申”,整理者改为“戊寅”;二十五日原作“己未”,被改为“己丑”。一般而言,日记中干支偶尔写错或有可能,连续十多天失误,情理上似乎很难讲通。经过查阅,笔者发现,17天日记未改前的干支(即原稿上的干支)恰恰是甲午年八月初四日到二十五日之间的。由此,笔者推测,这部分日记可能是甲午年八月,而非七月的。在利用《翁同龢日记》的相关内容进行比较后,更加确定了这个推断。如:《日记》七月初四日记:“上诣社稷坛,同官皆有差,户部直日只余到班,六项公所寂然。”《翁同龢日记》同年八月初四日记:“上祭大社大稷,户部值日,应在苑门站班,因受寒不能起,遂未入。”^②其实,说的正是同一件事。另外,甲午海战中的大东沟之战,发生在八月十八日,《日记》却记在七月十九日的日记中^③,显然是弄错了。

那么,何以会出现这样的讹误呢?这与日记稿本的残缺及整理者的误断有关。据《日记》前言,张荫桓甲午日记稿本在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有两册,第二册起于七月初一日,止于“七

① 孔祥吉:《清人日记研究》,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,第223—224页。

② 翁万戈编,翁以钧校订:《翁同龢日记》第6卷,中西书局2012年版,第2770页。

③ 任青、马忠文整理:《张荫桓日记》,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,第487—488页。

月二十五日”。^①其中,七月初一日、初二日两天的日记是完整的,七月初三日缺后半部分,紧接着的日记又是一个初三日(前缺)和“初四日戊申”(后缺),下面接续“初九日癸未”(前缺),总计有四处残缺;而自“初十日甲寅”到“二十五日己巳”则是完整的。从以上考订得知,“初四日戊申”应是八月初四日,这样,前面所接的初三日日记(前缺)就是八月初三日的。遗憾的是,整理者将其误断为七月初三日的內容,并将其与原稿确属这天的內容合在一起。^②由于将七月、八月两个初三日的內容误认为是同一天的,才造成此后日期的连锁误判。至此,我们可以得出结论:台北所藏张荫桓甲午日记“七月初一日”起首的一册,內容是七月初一日、初二日、七月初三日(后缺),八月初三日(前缺)、八月初四日、八月初九日至八月二十五日,总计22天的日记,但分属七、八两个月,并非仅是七月份的日记。

[作者张松智,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,曲阜,273165]

(责任编辑:杨宏)

· 书 讯 ·

《戊戌变法的另面:“张之洞档案”阅读笔记》

茅海建著,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3月出版,49万字,68元

戊戌变法是中國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。以往研究,主要依靠康有为、梁启超留下的史料进行辨伪识真,建立起戊戌变法史实叙事结构的“正面”。本书通过对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所藏“张之洞档案”的解读,尝试站在康、梁之外的立场,构建戊戌变法的“另面”叙述,并给今人提供观察这一段历史的新视角。这批出自康、梁之外的资料,不仅有助于研究者理清康、梁著述作伪的痕迹,也使读者有可能从更多侧面,认识、理解和解释这次持续时间虽不很长却十分复杂的改革运动。

本书尽管新见迭出,却非观念先行之作,作者于“史料重建”用力甚勤。全书资料翔实,考据精深,梳理了张之洞与戊戌变法中诸多关键人物的关系,细化了以往模糊的历史细节,澄清了关键的历史节点。书中所披露的大量先前未见史料,不仅为新见奠定了坚实基础,而且为一些过往论断提供了更多论据。

① 任青、马忠文整理:《张荫桓日记》,“前言”,第3页。

② 即七月初三日“皇上亲行计”以下部分,见《张荫桓日记》,第482页。此一部份应该是八月初三日的日记。